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历史文献



中央编译局文库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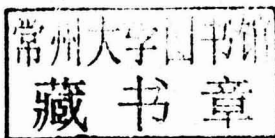
第21卷

主 编 王学东

副主编 戴隆斌(常务) 童建挺

第二国际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文献(2)

本卷主编 童建挺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国际第六次 (阿姆斯特丹) 代表大会文献. 2 / 童建挺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 王学东主编; 21)

ISBN 978-7-5117-3541-6

I. ①第… II. ①童… III. ①第二国际-会议文献-汇编 IV. ①D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8502 号

第二国际第六次 (阿姆斯特丹) 代表大会文献. 2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李媛媛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9 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顾问委员会

贾高建 顾锦屏 张中云 胡文建 宋洪训

沈志华 洪肇龙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学东

副 主 编：戴隆斌（常务） 童建挺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瑾 吕瑞林 邢艳琦 许宝友 张文成 张文红
陈新明 林德山 胡振良 姚 颖 晏 荣 崔海智
彭萍萍 薛晓源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

遇 荟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

苗永姝 李媛媛 盛菊艳 薛迎春

总 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宗旨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迄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努力把它与当时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于 1847 年 6 月创建了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亲自拟定并于 1848 年 2 月公开发表了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来，历经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西方推进到东方、从欧洲扩展到全球，终于突破资本主义链条上一个又一个薄弱环节，取得了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的胜利。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进军、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与建设的重大成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20 世纪末，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严重挫折。但是，历史并没有因此而终结。由《共产党宣言》奠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在曲折中前进。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工人党仍在不断探索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道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仍继续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完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六十多年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文献档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这些文献档案，对于我们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各个时期的特点，科学地研究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丰富且宝贵的经验教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载体，其文献档案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更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早在1984年春，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就发起编辑出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当时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共同组建了编辑委员会。编委会商定：这套文献主要收编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五个国际组织已发表的全部文献档案，包括历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的记录、决议和有关文件；收编材料力求齐全；凡外国有选编完整的版本者，根据外国版本翻译；凡文件散见于外国不同出版物者，尽力搜集完整，组织力量统一编译；文件完全按照原件翻译，译文力求准确，不作修改删节，以便读者根据完整、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了解这些国际组织的历史。在当时代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资助下，经过编辑委员会、编译工作者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共同努力，这套文献于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截至1997年共出版了21卷。

到上世纪末，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遇到了巨大困难。首先是编委会发生了重大变故，主编林基洲、副主编王颖和校纪英相继逝世；其次是出版经费难以为继。为继续出版这套文集，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多方努力，组成以会长顾锦屏为主编的新编委会，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争取到一笔资助，于1999—2001年又出版了两卷。此后，

因缺乏经费，编辑出版工作完全陷于停顿。

2010年，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的鼎力支持下，中央编译出版社以这套文献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得立项资助。中共中央编译局对此项目高度重视，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基础上，给予了相应的资金支持，组建了新编委会，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文献整理和编辑工作，并将这套文献纳入“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规划。

经新编委会研究决定，这套文献定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在其前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的基础上重新编辑出版。通过进一步广泛搜集资料和适当改变编辑方式，新《文献》的资料更详尽、收文更齐全。例如，在原《文献》的某些卷次中，对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只列目录，不收正文，而新《文献》则全部依据最新的中译本收录，以方便读者查阅。此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扩大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和选材范围，采用开放式结构，规模暂定60卷，约2500万字。

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对这套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央编译出版社为这套文献的立项和出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文献的前两任编委会和编译工作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这套文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这套文献的重新编辑出版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编辑委员会

2011年12月20日

编辑说明

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04年8月14—20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会厅举行。参加大会的有24个国家的476名代表。

列入大会议程讨论的主要问题为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殖民政策、移民移入移出、总罢工、社会政策和工人保险、八小时工作日、托拉斯和失业。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是大会争论的中心问题。茹尔·盖得提出将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案略加修改，作为大会的决议案，这一建议遭到法国的让·饶勒斯、比·列诺德尔，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和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的坚决反对。阿德勒和埃米尔·王德威尔得提出修正案，要求删去盖得决议案中一切谴责修正主义的词句和社会党人不得热衷于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提法。奥古斯特·倍倍尔、罗莎·卢森堡和其他委员支持盖得。负责讨论该问题的专门委员会以27票赞成、3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了盖得的议案，并将此议案提交大会。大会最后以25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通过了稍加修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决议。这是在国际范围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提出的反对殖民主义政策、号召社会党与殖民主义作斗争的提案被否决，却通过了范科尔提出的既没有谴责殖民政策，也没有承认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原则的议案。在罢工问题上，罗兰-霍尔斯特代表荷兰代表团提出的一个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鼓吹的全面总罢工、主张实行重要工业部门的群众性罢工以实现社会改革和抵抗反动政府进攻的议

案被大会通过。这个决议较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对总罢工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决议前进了一步。大会还通过了倍倍尔、卡尔·考茨基、恩里科·费里、阿德勒、特鲁尔斯特拉和王德威尔得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法国各社会主义派别实现统一。

本卷收录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1）欧洲、美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2）附录——社会党的力量；（3）补遗，包括社会党国际局出版物介绍和俄属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内容译自1978年瑞士日内瓦明科夫出版社出版的乔治·豪普特主编的《第二国际史料》第15卷（Géorge Haupt, Histoire de la II^e Internationale, Tome 15, Minkoff Reprint, Genève, 1978）收录的法文文献。

本卷主编修正了中文译文中的明显疏漏，依据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标准统一了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报刊名等专用名，增加了对原书中一些名词和引语的注释。书中文献的脚注，凡未加说明的都是原文本编者所注；中文本译者或编者所加的注，均注明“译者注”或“编者注”。

目 录

欧洲、美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	1
俄国社会革命党的起源、纲领及行动	3
俄国社会革命党	35
俄国社会主义农业同盟	39
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在第四次 代表大会后的活动	41
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	5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 1898 年成立）	63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	70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 ——第二份报告	79
澳大利亚工会运动	82
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	84
卢森堡大公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88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93
芬兰社会民主党（1900—1902 年）	98
德国社会民主党	104
德国工会运动	122

比利时工人党

——1903 年 12 月 31 日的大致情况	131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136
挪威工人党（挪威工人党 1900—1903 年工作报告）	139
美国社会党	143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	150
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161
丹麦工会运动	164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	171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	179
英国工人运动	183
意大利社会党	185
塞尔维亚社会党	197
法兰西社会党（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报告	198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	204
波希米亚	21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	215
波兰社会主义运动	217
法国的政治形势	
——政治报告	235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241
奥地利工会组织的报告	249
奥地利德意志社会民主党	253
奥属乌克兰社会民主党	258
乌克兰社会革命党	262
瑞典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1900—1904 年）	272

日本社会党	288
瑞士社会民主党	294
瑞士工会运动	308
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	313
阿根廷社会党	316
 附 录	 317
社会党的力量	319
 补 遗	 349
社会党国际局出版物	351
俄属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0—1904 年)	352

欧洲、美洲和亚洲的
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

俄国社会革命党的起源、纲领及行动

一、历史概述

正如其他国家一样，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在工人阶级内部，而是在一个小群体中出现的。这一群体来自少数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1840—1850年间，在俄国我们已经发现了社会主义的踪迹；但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直接影响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具备了更加明确的形式。30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走出革命党人的“小圈子”的狭窄范围，仍旧由大部分青年学生及极少数杰出的工人阶级代表组成。社会主义运动初期的任务在于扩大革命队伍的规模——这是当时俄国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同时使社会主义观念尽可能深入工人阶级内部。

在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俄国城市无产阶级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在智力发展及心理上还未成为与群众相区别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虽然在农村有坚实的基础，工厂作坊工人在新阶层中还未生根。至于农民，直到现在他们也无法领会社会主义思想，更不用说在那个时代了。农奴制的传统使他们将所有城市人都看做敌人。然而废除农奴制使农民摆脱了领主专制，沙皇的权威高涨。但对于农奴制的经济缺陷，改革中并未提出相应措施。诚然，无可置疑的是，给予农民的土地数量比实行农奴制期间农民获准使用的土地少很多；然而，这一事实导致的农民动乱及犯罪却开始减少。在当时，农村生活重现平静。因新条件、新

情况引发的真正的农民起义后来才爆发。1870—1880年间，社会主义者尝试推动农民起义爆发，在现在看来是极具预见性的。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年轻的社会革命党人针对城市工人及农民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第一次宣传。由于他们保留了村社的一些传统，这些宣传对象被认为是吸收社会主义思想的最佳人选。这一尝试很快就受到了政府的打压。事实上工人甚至农民对于年轻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者的言论都抱以足够的关注，但是由于后者缺乏有效的管理，宣传活动缺乏组织性，经常中断。社会主义先锋遭到政府越来越频繁的追捕，使得群众宣传预备工作的成果不容乐观。

对于一个政治专制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自始至终应为实现政治自由而奋斗。通过秘密组织反对专制主义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可采取的唯一形式。

这一斗争在民意党时期达到高峰。那时革命组织规模足够壮大，鉴于专制主义传统上拥有的声望，革命者特别注重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农村地区的宣传者那时已经离开乡村）

作为革命组织的民意党宣告失败，但是在其影响下，社会主义运动在深度及广度上已获得突破。俄国社会已从一个盲目服从于沙皇专制统治的噩梦中慢慢苏醒。反对派团体时刻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以反抗专制主义，这动摇了沙皇权力的权威，阻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沙皇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都没能够粉碎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沙皇一度成为“加特契纳的俘虏”^①。革命的隆隆炮声激起不断的社会动荡。革命者努力发动国内可团结的一切力量。事实上，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开始反抗，学生举行罢课示威。一个苍白的自由主义宪政运动出现在如此平静的社会生活的动荡表面，我们甚至可以在军队中建立足够有力的秘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8页。——编者注

密团体。但是民意党不能完成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它仅仅为当前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铺平了道路。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末，在反动派获得暂时的胜利之后，革命运动失去了其原有的战斗性与激进性，而是着眼于一系列准备性的秘密工作。现在这些革命前的准备工作在众多领域中如雨后春笋，如火如荼地进行。革命党干部将宣传重点放在城市工人阶层，尤其是在革命运动中起到无可替代作用的工业无产阶级上。正是在这一时期，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在俄国得到广泛宣传。根据这一理论，俄国革命运动今后的成功仅仅只能依靠本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及城市无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农民运动被认为是没有任何实质作用的，至少在专制主义覆灭前如此。对于土地公有，我们曾怀有极大的信心，认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理论的最佳途径。现在这样的信心已不复存在，尽管这种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权威论断之上，他们在 1883 年^①断言，借助某种有利条件（俄国革命与西欧社会革命同时发生），俄国农村公社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② 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期望都放在资本在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中应发挥的创造性作用上。这一经济因素拥有独立的革命推动力；社会主义的胜利似乎可以通过精确的数学计算来预测，而这种数学计算应通过对经济力量的简单运算来完成。这种俄国“新马克思主义”的超宿命乐观主义，其程度已超过在西欧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已占少数的众多思想流派。如果考虑到那个时代青年的心理状况，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夸张的理论。政府对民意党英雄取得了胜利，这使得青年们渴望消除其所带来的一切痛苦绝望的印记。

这些对经济力量所抱有的过高的期望，自然伴随着对于少数人组织

① 原文如此，应为 1882 年。——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8 页。——编者注